

姓名：林子樺

學校名稱：勞工子弟學校(中學部)

年級：高一

組別：高中組

獎項：冠軍

守護殘缺的美

第一次遇見那種殘缺的美，是在一個黃昏。

落日時分，歸鳥成群劃過暮雲，扯下一縷縷余暉，織成一件金紗悄悄披在她身上。我遠遠望著這幅場景，眼神被她牢牢吸引。從沒見過這樣奇怪的人，撐著兩根棍子走路。她兩手拄著棍子，右腳就往前一跳，而左邊只有褲子隨著跳動搖搖擺擺。怎麼會有這樣的人？她還有一條腿呢？我楞在原地，內心萬千驚奇疑問。忽而她側著一邊棍子，努力彎下腰，像是撿起了什麼。好奇心驅使下，我慢慢走近她。靠近她時，她已經吃力地站起身來，吃力到我能看見她手臂上的青筋。這樣走路是不是很辛苦啊？她似乎並沒有發現我這個旁觀者，站直身後又開始一步一跳往前行著。肯定很辛苦啊！我看著她的右腿微微顫抖，好幾次險些跌倒，幾乎想衝上前去。可我又怔在了原地，我想起自己剛剛與夥伴在廣場上奔跑，想起最近要在學校表演舞蹈，這樣平凡簡單的事情，於她，大概只能在夢中完成了。“那樣的人叫殘疾人，也許因為他們來到這個世界時，忘記帶了某些東西。但是他們跟我們一樣，就像你遇見的那個姐姐，那麼善良堅強，沒有了一條腿但心靈還是很美，你要向她學習。我們要平等對待他們，不可以嘲笑他們，歧視他們，更要幫助他們。”記憶中，回家後媽媽對我說的話應是比這更長，長篇大論地教導著我，原來世界還有殘疾人，他們與我們平等，我們要尊重他們，要關愛他們。

至那後的成長道路，我漸漸接觸更多關於殘疾人的知識。我知道這世上的殘疾人並不少，他們的世界都缺失了一些東西。他們總要面對詫異的目光，總要忍受夜深人靜時的痛苦，總要過著無法如常人一般的生活。卻仍有許多人，因這些磨難，

練就鋼鐵般的意志，甚至成為名人。這也是他們身上的美，一種讓人敬佩的頑強生命力。這樣的敬佩，甚至可以為了一位小男孩。是幾年前的夏日，我再一次遇見這種殘缺的美，並且親身接觸了他。那日奶奶的單位匆匆打來電話，讓她代表單位往醫院探望一個孩子。奶奶是在福利機構工作的，所以她要探望的孩子，大抵是個不尋常的孩子。因為好奇，我跟着奶奶去。當我看到病床躺在個額上冒著冷汗，眉頭緊皺，臉色發白的小男孩，卻生不出滿足了好奇心的感覺。他似乎在睡夢中，卻顯得疼痛無比，醫生與奶奶的交談傳入耳裏，更是讓我的心揪成一片。他最多只有7歲，卻因意外觸及高壓電，生生被截斷了右手！我不敢想象他的身體與內心正在承受怎樣的苦痛，不敢想象如此年幼的孩子該如何面對這樣的磨難。他似乎有被談話吵醒的跡象，見他難受地扭了扭頭，再緩緩睜開眼。我一驚忙往病床前走去。我已經準備好在他放聲大哭時，該如何勸哄他的一番說辭，卻在看到他硬生生擠出的微笑時，差點流下眼淚。大概面對每個看望他的人，他都會擠出微笑。我走上前，輕輕拂過他緊皺的眉眼，再輕輕拍打他入睡。奶奶正與他的父母商量著他未來的學業問題，他們擔心孩子不能承受這樣的變故，在學校會遭遇不好的待遇，想過要退學自修。而奶奶堅持認為一定要上學，要讓他自己擁有自信與人相處，如果沒有正常的人際交往，那才會漸漸變得自卑自閉。終是讓父母承諾要繼續學習。臨走時，我又看了眼睡夢中的他，那麼頑強的生命力，是一種讓人心驚的美。

“殘疾人不因殘疾而被排拒於普通教育系統之外，殘疾兒童不因殘疾而被排拒於免費和義務初等教育或中等教育之外。”如今看到這條公約，我多麼慶幸當年奶奶的堅持，我相信那麼堅強的他，是不會畏懼於詫異目光與流言蜚語，他必定能活出他的精彩！

我知道，這個世界也是很珍愛這樣的殘缺美。那訓練有素的導盲犬，是盲人的“眼睛”；那用手比劃的語言，是聾啞人的“聲音”；那操作方便的輪椅，是腿腳不便者的“雙腿”……這些即是公約中的“無障礙”，使他們能夠獨立生活和充分參與生活的各個方面，讓他們融入社會，與常人來往無障礙。很幸運的是，我們能看

到，如今殘疾人們的生活愈發獨立自如，他們也愈發自信面對世界。尤其來到澳門後，我總能在這裏看見那群人的微笑。

那是一群智障人士，由幾個親切的導師領著。在每個夕陽西下的傍晚，去到蓮峰運動場做活動。他們有的跑步，排著長隊一個接着一個，盡管動作沒有運動員那般矯健，卻是很用心地邁著每一步；有的扔鉛球，將鉛球標準地放在頸邊，在半空劃過一道弧線，也會懊惱扔得不夠遠；有的圍成圈，聽著導師的指令，笨拙卻很努力完成每個任務，得到導師的表揚會笑得像個孩子。

我相信，在澳門，這樣的場景並不少。我們的社會是很注重“發展殘疾人的個性、才華和創造力以及智能和體能”的，所以有了一個個慈善機構去幫助他們，所以我們能常常見到他們自信的微笑，所以我相信未來在許許多多的行業上將不乏他們的身影，他們再不會遭遇歧視蜚語，再不會因與他人有異而自卑。

時至今日，再想起舊時看到那幅場面，那個獨特的女孩，一步一跳地往前行走，在夕陽下，籠著神秘優雅的氣息，宛如個折翼的天使；還有那躺在病床上的男孩，冷汗直流卻能對著我露出笑容，若拂平緊皺的眉眼，定會可愛得如畫裏的人物；再看到運動場上做活動的智障人士，猶如永遠不會長大的孩子，保持著純真樂觀，能將微笑帶給自己與他人。他們與我們有所差異，但“尊重差異，接受殘疾人是人的多樣性的一部分和人類的一份子。”更重要的是他們身上都有種美，而這些殘缺的美，也該由我們來守護。